



百味·诗词

新春吟草三阙

安徽合肥 张武扬

水调歌头·为同窗四十载相聚而作

渴骥辟蹊径，弘壮自纵横。寄身黄宇躬耕，千嶂日难穷。同砚真儒本色，意气鹤翔凤翥，诸子竞豪雄。翻篋旧题句，指点任西东。

骑鹤归，再相会，竟成翁。弦歌相守，旧事剪辑作诗工。日暖梅香墨语，却恨时光过隙，聚散唱匆匆。大雅凭栏意，追梦寄春风。

鹧鸪天·访樱

草迷轻暖当此晨，扑肩白碎竞缤纷。犹存艳骨偏临水，便入芳魂亦绝尘。

初过雁，谪仙人，相逢莫问掩斜曛。流铺云幄怜诗客，不负初心又几春。

踏莎行·咏樱

谁续芳音，剪裁作序，春迟怕误江南树。玉团吹彻倚东风，新词一阙催花雨。

收拾尘埃，珠光喷吐，衔泥归燕呢喃舞。轻红香软点花枝，长吟醉眼沾衣处。

谒香妃墓园

安徽合肥 董地轴

关于香妃，历史记载不多。但两百多年来，民间一直流传这样一个故事：乾隆皇帝在宫中梦见自己月夜出游，来到一个戈壁绿洲中的庄园。他看到一位妙龄少女借着月光对着一池清水梳妆。乾隆梦醒后，对梦中的情景念念不忘。于是他命令宫廷画师根据他的描述画出了梦中女子的画像，还派大臣携带画像四处寻找这样美貌的女子，但是一直没有结果。这期间，新疆喀什一带发生叛乱。喀什各族人民都反对这次叛乱，其中就有伊帕尔罕的五叔额色伊、六叔帕尔萨和哥哥图尔都，他们为平叛立下大功。乾隆召平息叛乱有功人员进京赏封。伊帕尔罕随哥哥一起进了京城，图尔都被封为头等台吉。这个伊帕尔罕，便是香妃。一天，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召见图尔都等平叛功臣及其家属，伊帕尔罕随兄参加了接见。乾隆见到伊帕尔罕的刹那就认定她就是他梦中的绝代佳人。不久，伊帕尔罕被接入宫中，封为妃子。在宫廷中，伊帕尔罕始终被允许保持维吾尔族妇女的风俗习惯，她喜欢头戴沙枣花，身上有一股浓郁的沙枣花香，所以被称为“香妃”。香妃病逝后，宫廷遵循伊斯兰教的葬丧习俗，将她和哥哥的遗体运送回喀什。这个故事夹杂着真实的历史，更多则来自民间的传说。

在喀什城郊浩罕村“阿巴克霍加麻扎（香妃墓）”的木牌前，我又一次从维吾尔族讲解员的讲解中听到了这个故事。走进墓园处处可见维吾尔传统特色的建筑。盛夏时节的墓园区，几乎没有商业氛围，庄严与肃穆好像是这里的主体气氛。许多高大挺拔的白杨树排列在墓园，阳光从树叶缝隙间洒向地面，碎影婆娑斑驳陆离。一片开阔的花园，园内寂静无声。

我们跟着维吾尔族小姑娘，仔细地聆听她的讲解。陵墓高大宽敞的空间排列着大小不等50多个墓，墓的表面采用白底蓝花琉璃砖贴面，晶莹素洁，使人望之肃然，瞬间有一种凝神静气的感觉。除了买买提玉素甫霍加、阿巴霍加、叶赫亚尔霍加三座大墓装饰讲究，我们看不出哪个是香妃的墓。经过指点，才发现香妃墓坐落在前排右侧，在众多坐墓中，则显得十分普通。

记忆中有容妃（香妃）的传说很多。一传她“玉容未近，芳香袭人，既不是花香，也不是粉香，别有一种奇芳异馥”，可谓天生丽质；又说她窈窕淑女，从小就沐浴沙枣花，这花香不燥不腻，撩人魂魄；还传她是维吾尔族首领之妻，艳压众芳，体有奇香。被乾隆召进宫，但她思恋家乡持节不从。尽管乾隆为她修了宝月楼，赐以回教习俗侍奉，但仍不转意。终被太后赐死，后被家人送葬故里……无论香妃是否容妃，一个不争的事实，乾隆确有一位维族的妃子，历史记载的情节与民间传说有相同之处。清史记载，香妃在宫中生活了28年，53岁时病逝，葬于河北清东陵裕妃园寝内。民间也有传说，在北京陶然亭北面芦苇丛中有一土堆，当地人把它称之为“香冢”，听说此土堆就是香妃之坟。喀什的香妃墓是其亲属用了三年半时间，从北京将她的一些遗物带回葬在陵殿的东北角。

香妃到底葬在何处，1979年，一次惊人的发现揭开了她的神秘面纱。那天，河北省遵化连降暴雨，乾隆皇帝陵寝的裕陵，一座妃子墓出现下陷。考古人员打开了墓室门进入地宫，在棺木上，他们发现了一段用金漆书写的文字。考古人员把文字临摹下来，又带着遗骸找专家鉴定。经鉴定，墓中文字是阿拉伯文《古兰经》起始句，墓中主人为女性，身高1.63米，55岁，所有一切都与容妃相吻合。所以，人们确认香妃葬于清裕陵。拜谒香妃墓园，可以想象她的与众不同，了解她的那一段奇异姻缘，知晓她叔叔、哥哥在维护喀什地区的稳定、促进民族团结方面做出的贡献，也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。

几百年来，香妃的故事在文艺作品中家喻户晓，那段传奇的历史已经远去。在这座具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，感受千年古城的魅力，领略西域风情，了解一段过往，给步履增添些许雅趣，也是旅途中富有意义的事。

百味·游记

第一次去县城

安徽肥东 张勤丰

那是1975年仲夏的一个星期天，天刚蒙蒙亮，母亲就轻声唤醒我。那天我要与同村的一个小伙伴一起赶早乘公交车去县城照相，小学毕业证书上需要。老师告诉我们，镇上没有照相馆，我们必须去县城。吃了早饭，带上母亲给我的两元钱，我来到小伙伴家，他已经在等我了，我们兴冲冲地出了门。

太阳还未升起，开阔的田地里漂浮着一层淡淡的乳白色的轻雾，像碧绿的秧苗蒙上了一层柔和的轻纱。月亮静静地浮在天空的另一边，奔波了一夜，累得脸色苍白而疲惫。走了快二十分钟，太阳终于在东方的天宇露出它羞红的脸庞，绚丽的阳光为大地抹上一层触手可及的油彩，近处草尖上的露珠晶莹剔透。到了镇上公交车站处，已经站着不少人在等车。从车站窗口买到两张去县城的汽车票，紧紧地攥着，生怕一不小心丢了上不了车。车来了，人们纷纷向车门靠近。车上的人奋力挤出围拢的人群，我俩人小力弱，毫无挤车经验，只有等到最后上车。站着，扶着座位的后背脊，期盼车子快点启动。

车子摇摇晃晃地行驶起来，街道上的平房，三三两两的厂房，一条条蜿蜒流淌的小河，庄稼正在旺盛生长的田畈，都在车窗外迅速地而后移去。东面不远处有县化肥厂，烟囱林立总总，烟雾缭绕，巍峨气派。车子到了县城，我俩兴奋不已，睁大眼睛向窗外观看，可以看到一些楼房，两三层居多。两三条街，街面光洁如洗，街旁绿树成荫，一些车辆在行驶，街上行人不紧不慢地走着路。

我俩很快找到一家照相馆，照相师傅热情地接待了我们。在镜子前用梳子梳理好被风吹乱的头发，整理好衣领，正襟危坐地坐在一个庞大的罩着一块厚厚黑布的照相机前。照相师傅钻到黑布里看了一会儿，又露出头来，伸出的右手高高地拿着一个椭圆形的空心橡皮球，一声“向前看”，手捏一下橡皮球。我们还没有多留意，相就照完了。我俩问什么时候能拿到相片，师傅说要等到下个星期天。我们说我们家不在县城，要乘车赶过来，很远，能不能下午就拿到。师傅说，下午想取到，需要加钱。算一下增加的钱比往返车票要便宜，我俩决定到县城玩一玩，下午再来取相片。

来到县城主大街，一切都是那么新奇。看到有一家新华书店，我们立刻走了进去。书真多，我俩自然走到卖连环画的柜台前，有许多我们没有看过的连环画册，像《敌后武工队》《平原游击队》《林海雪原》《哪吒闹海》《大闹天宫》。手头没钱，我们只能过过瘾。伙伴说：“等我长大后有钱了，我一定买一屋子小人书，慢慢看。”我调侃道：“那时你已经是大人了，你不会再喜欢看小人书的。”他说：“那不一定。即使我不喜欢了，我可以给我儿子、女儿看呀。他们想看什么书，我都可以给他们买。”

往南走一截是一条老街，两旁是灰砖瓦房，墙体斑驳，墙角有青苔的痕迹。青石板路面，光滑而悠长。街上有白铁匠铺，叮叮当当响声不断；铁匠铺，响声高亢，火花四溅；棉花坊，弹棉的声音节奏分明，悦耳动听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见到浴室、饭馆、早点铺、开水间、裁缝铺、理发铺等等。

走过一家门前挂着一只绿色邮箱的邮局，我们发现了县图书馆的牌子。好奇地溜进去看看，几间房子的书架上有大量藏书，图书于我俩是如此的陌生，这里的天地我俩还遥不可及。走出老街，我们来到一条河边。河水清澈，水流和缓，岸边垂柳依依，绿草如茵。河中一只渔船正在用鸬鹚捕鱼。我俩立即靠近旁，好近距离看清它们捕鱼的情景。在主人的吆喝声中，鸬鹚一齐钻入水里。不一会儿，一只鸬鹚露出水面，脖子粗粗的。主人将竹篙伸过去，鸬鹚顺从地飞上竹篙。收起竹篙，主人一把捉住它的脖子，鸬鹚立刻将鱼儿吐到鱼舱里，主人一扬手将它扔到水中。鸬鹚接二连三冒出水面，主人忙得不亦乐乎，我俩看得心花怒放。一路跟着，忘了时间在流淌，太阳已经到了中天。渔夫将鱼舱里的小鱼挑了一些去喂鸬鹚，我俩也是饥肠辘辘。

找到一家小饭馆里，伙伴和我各买了两个大馍，一碗辣糊汤，吃得满脸都泛着油光。最后，从照相馆取到装在小小纸袋里的四张一寸半身照片，加上一张黑色的底片，我俩乘公交车踏上了归程，心中充满喜悦。第一次去县城，虽然它不是那么惊艳与繁华，可它和乡村迥然不同的建筑与景物，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百味·记忆